

欽定南齊書

卷三十六之四十七

卷之三

南齊書卷三十六

梁

蕭

子

顯

機

列傳第三十七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元嘉末超宗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爲建安王司徒參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曾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贊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恆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詔從宰議遷司徒主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爲司徒記室正員郎兼尚書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康左遷通直常侍太祖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迴悟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旣誅太祖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

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板爲驃騎諮議及卽位轉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咺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回何曇秀等十人並作超宗辭獨見用爲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驃爲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墻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誚稍右朝野世祖卽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叅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女爲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年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曰風聞征北諮議叅軍謝超宗根性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疎黜亟便詆譖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間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爲一轍攝白從王永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事列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惋歎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

不悉盡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己彰宜附常准超宗少無士行長習民歷狂狡之  
跡聯代所疾迷懃之疊累朝兼觸刻容掃轍久埋世表屬聖明廣愛忍禍宣慈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  
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處恩彌戾遂連扇非端空生怨懨恣囂毒於京輔之門揚凶悖於卿守之席此  
而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  
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白簡以聞世祖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達之奏曰臣聞行  
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  
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啟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眞讐辭犯  
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効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  
丞臣袁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實彖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稟行凶詖豺狠野心久暴遐邇張  
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讐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附姦邪疑間勳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有  
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而疊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讐況超宗罪  
逾四凶過窮南竹雖下輒收而文止黃案沈浮并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將替彖才識疎淺質幹無  
聞憑威昇榮因慈荷任不能克己厲情少酬恩獎愧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累  
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啟可奉行侃奏彈之始臣等並  
卽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疎謬之讐伏追震悚詔曰超宗豐同大逆罪不容誅彖匿情欺國愛  
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髡白皓首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赦  
豫章內史虞悰曰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  
十餘條上疑其虛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自盡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叡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歷  
驃騎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閣祭酒驃騎主簿建元中爲冠軍征虜功曹爲府主武陵王曇所遇除正員  
外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  
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叅軍撰  
宋書譏斤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  
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  
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辭曰蓋聞興

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瑟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孤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効道

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苟肉食之謀王歎投身不主廟堂之算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譏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因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詩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世之

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祚明於  
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有以祥連珠啟上者上令徵史中  
丞任遵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絕於私館反胥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縱言  
自若厥兄浮楓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夏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散柩行  
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闢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寶不避左  
右非可稱紙墨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敢求迎喪還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  
委前還後未至鵠頭其夜遭劫內人並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上別遣敕祥  
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  
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  
悛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誼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  
卿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舊卿若能改革當  
令卿得還獄鞫祥辭祥對曰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望每肆醜言無  
避尊賤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一千餘年沈粹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並皆先朝

相府聖明御寓榮渥爛隆諮詢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參末例朝半問訊時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囚厯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詢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竝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不遺蟲蟻賜參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囚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眄議自餘令王未被祇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書令有疑則啟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囚自斷才短密以諮詢儉爲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何敢爲厯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旁讖空見羅謗囚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甲乃徙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從祖兄彪祥曾祖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永明元年坐廟墓不脩削爵後爲羽林監九年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材以泥洹畢送葬劉墓爲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旣徇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己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贊曰超宗蘊文粗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典流放南瀆

南齊書卷三十六

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史臣贊超宗蘊文粗構餘芬○諸本同臣承蒼按粗疑當作祖謂有靈運之餘芬也粗構二字見三都賦

序

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七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八

到 焉 劉 懷 虞 惺 胡 諧 之

到焉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焉襲爵建昌公起家爲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焉功臣後擢爲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焉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庖廚豐腴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焉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焉罪付廷尉將殺之焉入獄數宿鬚髮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焉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帝除焉爲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徙劉韞輔國王景文鎮南參軍並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焉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又不拜居家累年弟遁元徽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

野夜歸見兩三人持望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撫惶懼詣太祖謝卽板爲世祖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太守爲黃門郎解職世祖卽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遊會撫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撫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眄良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轉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撫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爲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撫問訊不修民敬爲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出爲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八弟賁初爲衛尉主簿奉車都尉昇明初爲中書郎太祖驃騎諮議建元中爲征虜司馬卒賁弟坦解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爲太祖驃騎參軍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出爲晉安內史還又爲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祖隸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爲南徐州初辟悛從事隨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騎馬都尉轉宗慤監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橫塘死虎累戰皆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

二府參軍代世祖爲尙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任復從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子轉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爲明帝所親待由是與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悛修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表其門閭悛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爨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僮出謁至是又出謁悛明帝崩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悛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勗屍項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槧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縗縕撤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總衆軍出頓玄武湖悛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悛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未發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盆城上表西討求悛自代世祖旣不行悛除黃門郎行吳郡事尋轉晉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爲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襲爵鄱陽縣侯世祖自尋陽還遇悛於舟渚間歡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

臣攝衣履修父友之敬太祖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  
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曆意也初蒼梧廢太祖集議中  
華門見悛謂之曰君昨直耶悛答曰僕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  
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進不違怨前代退不孤  
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  
祖卽位改領前軍將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帶南兗州以悛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  
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祀悛步  
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伯宜殺剛陵戍主叛渡淮虜以爲義陽太守悛設計購誘  
之虜缺州刺史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悛於州治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鑄銅甌山  
鑄鐘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莞皮衾  
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悛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  
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遷冠軍將軍司徒  
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兗州緣淮諸軍事徙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如故行益州府

州事郡尋改爲內史隨府轉安西懷治事嚴辦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顥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闕閭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稷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効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瀆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恐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宴鬻事寢永明八年燬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